

# 草木思情

梁若

## 魚腥草

文圖／邱志郁

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研究員

### 擬托良媒益自傷

#### 故鄉

是個沒有幾朵白雲的燠熱星期天，毅然跨上捷安特鐵馬出征。

既然答應要為《鄉間小路》貢獻文章，必須積極蒐集題材和照片。魚腥草，聽說在內湖的「大湖公園」找得到。暮春正值開花期，此時不去，更待何時？研究了地圖，安排個湖畔之旅。

揮著一身汗，花個十分鐘沿著這個「好大的湖」繞了一圈，哪有半棵魚腥草的蹤影？

想不起  
妳的臉 妳的眼  
只聽說  
妳來自那個遙遠  
可以隨時輕捧溪澗  
雲河可以盡情披掛肩上的地方

只記得  
在不起眼的角落  
妳那透映碧玉的光澤  
和山泉一樣清澈

還記得  
炙熱蕙心 熬煮出的淑德  
忠實看護 不再羞澀  
默默綻放秀雅的溫柔

今日  
我又徘徊小溪  
沁涼的悸動 伴隨燥熱的回憶  
都埋藏在迷失的草澤裡

難道  
迴盪心頭的氣息  
是我唯一可憑藉的追尋

摘自拙作〈魚腥草〉  
原載《秋水詩刊》第139期  
2008年10月號

黯然只好向下一個目標「大埤」進發。同樣的高級別墅豪宅環湖而繞，湖裡漣漪不絕，魚群簇擁。偶而飄過綠藻的腥臊，修剪如地毯的湖畔草地，依然找不到一棵魚腥草。相片拍不成，是不甘心，騎車再繞一圈。一隻蒼鷺從容掠過湖面，綠水映著翠巒晴空的倒影。終年灰濛濛的台北市，幾時竟能出現如此光燦美景！索性到附近超市買來兩罐啤酒，坐在湖濱祭拜蘇東坡—蘇東坡的神位，一直就設在我的五臟廟中，湖光山色當然要風雅敘舊一番。

蟬鳴和往來車輛喧囂雜沓聲中，幾行亂七八糟的文字，歪歪斜斜地落在我的記事本裡。這種浮游在潛意識捉摸靈性的手法，應該就是古今才子貪杯的藉口。我不是才子，卻也有模有樣地摹擬比劃此等招式，救濟枯腸，勉強擠壓出一點思緒。

乾扁的飢腸被些許的酒精一泡，眼前迅速茫然。不著邊際地塗鴉，似乎隱約醞釀出魚腥

草的輪廓。幾響悶雷，回頭路天色如墨，著實讓我警覺心慌。顧不得酒測，一路疾速狂奔。衝入居家附近的燒烤店騎樓，還來不及繫上鐵馬，傾盆大雨已倒在我背後的街道。

潔淨明亮的公園，人工打造的水岸，進步城市的樣板？

卻是我「詩」魂落魄的所在。

自然野趣蕩然無存，高貴而乏味的濱水生態。

## 邂逅

一向喜歡到野溪旁看野薑花，剪個幾枝帶回研究室供養，讓原野的芬芳驅動一天的靈感。

中研院西側小山、水田溪溝是我的秘密花園，野薑花不得清閒的地方。

野草漫漫，放慢的腳步故意深沈而誇張，主要在於顧慮隱身在草叢、心底的一條蛇。

連續幾天清晨褥溼褲腳，還夾雜有另一個原因。

兩週前，在屈身攀握野薑花梗的剎那，凝滯著暑氣和水濱土味的腥風撲鼻。「嘩啦」，眼角一陣波瀾，有大魚！眼睛一亮，更深層的興奮竄入心頭。低頭察看，圍著白領巾，探著頭對我微笑的小花，豈不正是尋覓不著的魚腥草？

資料圖鑑所謂魚腥草整叢、成片生長，哪會是如此模樣？穿梭在芒草、兩耳草草叢間，有氣無力地躺著幾枝魚腥草匍匐莖，稀稀落落、冷冷清清。要拍出像樣的照片還不太容易哩。

魚腥草，名字臭腥，曬乾後腥味消失，毅然散發著藥草的芳香，是傳統清熱利尿，解毒消腫的良方。

此類乏人憐愛的小花小草，卻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

## 流星花園

發現魚腥草，已是去年7月的往事。時值開花末期，零星寥落的花朵和破敗的枝葉，是無法拍出滿意的照片。索性自己清理出一塊區域，移植小苗，拔除雜草，用心澆灌。經過數個月照料，已長成一大片魚腥



故鄉、故鄉，魚腥草的故鄉，蒼茫水一方。

漣漪不斷，魚腥草歸不得的水塘。

故鄉、故鄉，水塘的故鄉，依然泛映山光。

浮雲片片，已是高不可攀的想像。

故鄉、故鄉，我的故鄉，已不再飄逸稻香。

縱使相見，寧願是醉夢裡的疏狂。

昔日灌溉蓄水用的水塘，現已轉變成為都市休閒公園，甚至已悄悄埋填成為了建築用地。台北都會區如此，原本埤塘遍布，素有「千塘之鄉」之稱的桃園台地也是如此。埤塘中許多台灣特有水生植物，也隨著都市化的過程，瀕臨滅絕的危機。拍攝於台北內湖大埤。



### 魚游溪澗底，腥臭復何來。草蔓青堤外，情思識者猜。

魚腥草生長水濱，無情有思？只待有心人追尋。這片略具規模的魚腥草，是我幾個月來在秘密花園拔草、移植，再用溪溝邊撿來的泡麵碗澆灌所獲得的成果。不自然？真有那麼容易拍攝，我還要強忍著臭汗、蚊群，還擔心蛇衝出來嗎？

草。可惜可惱，春天明明沒有遲到，卻依然盼不到花苞。

焦慮之餘，一瓶過期的牛奶，正好作為有機栽培的嘗試。餵了牛奶，更加頻繁觀察。「朝朝頻顧惜，夜夜不相忘，一日看三回，苞也無一個」。故院長胡適先生的蘭花草，我的魚腥草，品味不同，心情卻是相通。胡大師比較幸運，沒有限期繳稿的壓力，還能有興致寫歌。我只能蹲在草地，化作憂鬱的陀螺。

先前曾觀察到秘密花園內，疑似有鼠輩活動，折損枝葉。為了避免招致更大的危害，特地插了標竿，聲明「實驗觀察中，請勿碰觸」。慎重起見，還編造了個無害的謊言，加上「噴藥處理」字樣。

4月中旬，終於盼到了花苞。一個，兩個，三個……，激爆心底的雀躍指數，是9個月來按捺不住的傾慕。

心目中風光迎娶的燦爛景象油然浮現，就只要再一兩週的時間。

一個大雨過後的清晨，興沖沖背著相機前

往探視，卻幾乎失望到跌坐在地上。昨日傍晚花苞前遮後擁，而今竟只留下一片狼藉。幾處地面硬是被剝光，慘遭蹂躪的殘枝葉片上，散落著大小不一的土塊。終於可證實，向來施暴的元兇，就是兩隻腳的鼠輩。含苞待放的幾叢魚腥草，就這樣大剌剌地給劫掠而去。原來，毫無藩籬的秘密花園沒有秘密，覬覦魚腥草的怪客，更不僅只有默默欣賞的雅興而已。對方是識貨的行家，知道魚腥草的妙用，也深諳連日的雨水有助於洗去「噴藥」。有機栽培所營造的青翠繁茂，恐怕更是招來橫禍的主因。沮喪之間，看到許多蚱蜢穿梭在零落的草叢，啞然失笑。我吹牛的「噴藥」，早已破功失效。

苦情一族，沒有選擇命運的權利。面對浩劫，只能徹底拋棄原本就已不存在的優雅。對抗鼠輩，噴藥顯然嚇阻不了，只好另行出招。想到了我20多年前的老本行，「同位素」三個字就跳在我的電腦螢幕上。用同位素追蹤植物體內成分的轉移和累積狀態，這套唬人的把戲，雨水洗不掉吧！一般人看到「同位素」，莫不退避三舍，



晨曦中 晶瑩的珠淚  
是她眼底閃耀的脈脈柔情  
暮色裡 和煦的細語  
是我心房編織的絲絲牽縈

仔細觀察魚腥草的花朵，可以發現她並不是簡單的一朵花。中間像玉米穗模樣的部份是穗狀花序，四片形狀像是花瓣的白色部份，則是花序的總苞片。花序裡有眾多裸露的小花，每一朵小花僅由三枚雄蕊及一枚雌蕊構成，並不具備各自的花瓣及花萼。照片中黃色顆粒狀的部份是雄蕊，隱身在雄蕊間略微外露的白色小點是雌蕊的柱頭。

哪管是穩定性還是放射性。於是半頁A4紙加護貝製成的簡易告示牌，宣示了「同位素追蹤試驗區」的主權。簡述實驗的內容（信口開河，編撰個虎虎生風的研究主題，還難得倒我嗎？只不過這種無中生有的實驗，是寫不出論文報告罷了），又加注：「為避免民眾誤判為一般菜蔬採食，造成器官慢性病變，危及健康，特此說明」。為了看起來不像是在唬人，特地抓了一把白色的珍珠石碎屑撒在「追蹤試驗區」。知道害怕了吧！看看還敢不敢再偷吃人家苦心栽培的觀察材料？心裡帶蟲，沒病也會給我嚇出病來。

可歎可悲，飄零的小草，  
可似我被摧殘的思惟？

姿態如此卑微，就算有心，  
也難有所作為。

無端介入是非，百般迴避，  
奈何事與願違。

## 身家圖像

魚腥草（*Houttuynia cordata* Thunb）別名臭嗟草、臭臊草、蕺菜，是三白草科（Saururaceae）蕺菜屬植物，多年生草本。根莖細長，莖直立，無毛。單葉互生，具柄，葉片基部呈心形，先端尖銳，全緣。學名中的種名 *cordata*，便是形容葉片呈心臟形之意。開花期為5月至7月間。

魚腥草的花朵，並不是單純的一朵花。而是由眾多小花所構成的穗狀花序，四片看似花瓣的白色部份，實際上是花序的總苞片。穗狀花序中的各個小花，在授粉後，形成眾多細小的種子，成熟時隨風四處散播。匍匐狀的根莖會四處蔓延，展現旺盛的生命力。賽夏族原住民在重要祭典活動的祭歌中，便是用魚腥草來比喻族人強韌生機。

魚腥草既然又稱蕺菜，當然也就可當菜吃囉！魚腥草煮過就沒有腥味，在四川、越南、寮國都有人當作野菜蔬食，日本部分農村家庭也會摘取葉子作為油炸蔬菜的材料。

魚腥草更是傳統常用的草藥，具備清熱、利

尿、消腫、解毒的功效。又因它又有利尿作用，適用於尿路感染的症狀。自古以來即為治肺癰（肺膿瘍）胸痛、咳吐膿血、痰液腥臭的常用藥。近年也用於肺熱咳嗽、咯痰稠厚、百日咳等病症。

魚腥草葉片含揮發性成分，包括具備抗菌的有效成分癸醛乙醛（decanoyl acetaldehyde，又稱魚腥草素）和月桂醛（lauric aldehyde）等物質，具備特殊臭味，構成了魚腥草的口碑標記。

在魚腥草的藥用傳說當中，最讓人驚奇的該算是有關輻射傷害的療效了。



辛。碧玉蘭心黝黯身。哀薄命，腸斷始知真。  
欣。唯獨春暉似我君。低留候，意暖洵情殷。

再多慧黠巧思，豈足以傾訴萬般情愫，暗自傷悲命途卑微。  
感謝有你，為我停留。這瞬間即已閃耀此生最燦爛的春暉。

日本廣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遭受原子彈轟襲。一時之間，湧現大量受輻射傷害的病患。在嚴重缺欠缺醫療資源和搶救緩不濟急的情況下，許多廣島人紛紛採用民間療法自救，據說當時廣島人服用最多的草藥就是魚腥草，竟然救回不少性命。

魚腥草長在草澤，和許多本地的水濱植物一樣，都具備重要的生態功能。

根據我的同事在新山水庫的研究結果，證



妳的大眼  
加上我老花鏡片後的小眼  
看而不守 卻又朝夕懸念  
那不堪言傳的  
心靈花園

我的小豆娘，看你氣呼呼地要撲過來，大眼亮地更大。  
請不要生氣，也不用懷疑，我們都是同一國的啊！



實魚腥草能夠吸收水中的氮、磷成分，可減輕水域優養化(注1)、藻類過度生長所引發水質惡化的環境問題。

針對水質不佳的水庫，若是能在水庫集水區上游設置人工溼地，並種植魚腥草之類的水生、濱水植物，透過水生植物的吸收作用和定期清理，水庫水質會有極佳的改善效果。飲用水水質改善，不單僅關係日常生活的味覺口感，對於國民的健康、甚至健保財政的支出都有深遠的影響。我興致勃勃要到該研究地點觀察拍照，卻被澆了一盆冷水。理由是該項研究計畫已結案，相關設施也被水庫管理局要求全部撤除。既然研究的結論是有效，為何不繼續沿用執行？溫文儒雅的同事語帶保留，但我還是可嗅出幾點玄機——簡單而言，還是歸結於官僚因循苟且的心態——若非是上級長官所指派的命令，再好的福國淑世方案亦屬多餘。

無緣參觀水庫中的現場了，姑且就來看看分布在水溝裡的三白草 (*Saururus chinensis* (Lour.) Baill.) 吧。

三白草和魚腥草都是被歸類在三白草科的植物，只是屬別不同而已，三白草可算是魚腥草的堂姊。這對姊妹花，都具備清熱利尿，解毒消腫(注2)的藥理才華，各有擅場。近似的家族遺傳和習性也展露無疑，包括特殊的氣味、多產、愛

好水濱的個性。三白草更是生長在水溝的爛泥當中，想必也具備旺盛的水質淨化能力。

台灣各地所謂的溪流整治，完全以防洪為考量。在深山中整治野溪，荒唐而無助於國土保安的事例不勝枚舉。各類型的「工程補助款」，需索無度又理直氣壯。台灣錢真是淹腳目，資金氾濫無處宣洩。抱歉，現在不能這麼



臨。喜沐霞光意滿襟。  
迎朝露，白玉映冰心。

講了。好吧，就換個說法：擴大內需刺激消費，舉債撒錢掩飾失業。

不同的時空背景，對於台灣脆弱的環境生態，同樣地巧取豪奪。

光亮了各級政客肥滋滋的油水，殘廢了台灣的好山好水。

水泥槽化的河道護岸，不僅單調欠缺美感，也剝奪了濱水生態系對於物種多樣性保存的機能、人與自然對話的思考空間。水生植物對於河川水流的淨化、醫藥食用的自然資產價值，僅是其中些許的例證而已。

中研院院區內，塞滿了超大肉雞籠、橘子箱造型的水泥建築物。竟然在山邊保留了一小段的土堤，堪稱是尚未被糟蹋的奇蹟。也幸虧有了這個奇蹟，有個秘密花園可喘息，思考花呀、草呀，祥和的哲學問題。

年輕時，曾在菲律賓的國際稻米研究所待了一年半。賃屋鄉間別墅（這輩子所住過唯一的「花園洋房」，洗澡水還是道地的溫泉哩，實質上卻是標準的家徒四壁），遠離塵囂，見識了此生最明亮的夜空。

清澈潔淨的夜幕，繁星競相爭輝。飄然成帶的雲河橫跨天際，似雲若河的滿天星斗，幾乎就可披罩在肩上。掛在椰子樹上的南十字星，如此明亮而爛漫。怪不得一再被旅居南國的文學、藝術創作者熱情詠嘆歌頌。

無負擔的暗，才足以感應宇宙稀微的脈動；

最寧靜的心，才足以聆聽大地沈澱的吐息。

現今，全國已徹底都市化。縱使在寂靜的太平山上，夜色依然浮泛昏暗光影。像是畫家洗筆罐中渲染的污水，灰暗凝重卻又未盡然漆黑，投射著人類和自然切割，難捨難斷的現實。

司馬庫斯通電了，台灣最偏遠的一塊部落已不再黑暗。朗朗上口的宣傳背後，拋下了被漠視的黯然。已有多少台灣人忘卻了雲河的模样，更有許多台灣人從未看過雲河？原本自然淨濯心靈，構築夢想的星空，是否也褪盡了該有的光芒？

道路，滲進台灣每一處深山。

珍愛台灣的道路、承載扶持疼惜的心，是否更為寬廣？

撫慰台灣的燈光、烘托綿延柔和的情，是否更為溫暖？

## 碧玉芳心

魚腥草，堪稱植物王國中的小家碧玉。奈何出身寒門，既無豔麗芬芳的花朵，也無鬼針草般到處招搖、死纏爛打的絕活（如此說來，先前介紹來自南美洲的鬼針草，或許就該稱作「陽光辣妹」囉？）。更難堪的，是名如其份，臭薰薰的體味。

香花人人眷愛，臭草有誰理睬？

植物的社會中，魚腥草隱身在草澤底部掙扎。陽光如此接近，卻是咫尺天涯的渴望。

人的社會裡，幫傭、看護、幽暗工廠裡的作業員…，被漠視的族群，不同的名稱，類似的辛勤身影。委身在社會階層的底部，努力地生活著每一天。

不同的時代，光鮮風雅一族總是佔盡了所有目光焦點，有幾個無聊份子肯花工夫為「野妹妹」撰文寫詩？再則，倘若「野妹妹」欠缺足以被發掘的資質和良善本性，根本也得不到任何認同。

唐代詩人秦韜玉所作《貧女》的詩句：「蓬門未識綺羅香，擬託良媒益自傷」。堪稱是自古以來針對這題材所寫下最令人動容的詩篇，道盡貧家女子的悲涼。

千古以來，落寞不得志的窮酸書生，處境何嘗也不是如此？空有滿腹才華，卻不善逢迎，無人賞識。淑世報國的理想，只被當作是



悠悠水濱，徜徉舒懷。更有霞光朝露，足堪透映我心，玉潔生輝。三白草廣泛分布在溝渠中，具備淨化水質的功能（左）。開花前，莖頂的葉片有二或三片變白（右），因此被稱為三白草，葉片隨後會漸漸回復成淡綠色。



縱使記不得我的臉  
請記住我眼裡的依戀  
在不經意的時刻  
似曾相識的地點  
將交會我最燦爛的笑顏

魚腥草穗狀花序中的眾多小花，從基部向上陸續開放。  
從花苞綻放到整個花序完成授粉、苞片凋落，大約歷時兩週。再則，數量眾多的花苞陸續綻放，  
初夏期間是有機會見到魚腥草花朵盛開的景象。先決條件，當然就是要能有機會建立地盤。  
對於柔順低調、不作興強出頭的魚腥草而言，卻也是個可遇不可求的機緣。

街頭狗屎，聽任棄置曝曬。

《貧女》的內容，近代被改寫、譜曲成爲流行歌曲。三、四十年前，轟動一時。當年人們對於典雅歌詞的喜愛和接受程度的熱烈，現今實在難以想像。或許觸動人心的根源，還是在於凝聚社會底層，那個千百般急於擺脫貧窮的時代背景，人們積極刻苦奮鬥，心坎裡所隱忍的哀怨辛酸。

貧賤，豈不是此生今世、既難堪又無奈的折磨和苦難？魚腥草，沒有自暴自棄，讓人激賞的是堅毅隱忍，在卑微中挺立著生命存活的尊嚴。

的邊緣暗處顧影自憐。

颱風甫過，街道掉落一地的殘枝落葉，卻有著盛夏難得的清涼與平靜。

飄在幽微的暮色中，是哪家人的音樂？隱隱約約、斷斷續續的鋼琴音符，似乎就正敲打著我喜愛的老歌旋律——「未識綺羅香」。

（本文承蒙中研院彭鏡毅教授、吳俊宗教授、劉小如教授、林英津教授惠賜高見，古典詩詞承蒙國學大師林彥助教授指正，敬表謝忱。）

注1：優養化，是指河川、湖泊等水域的水質營養成分逐漸累積的現象。當湖泊形成時，水中缺乏各類營養成分，水中生物稀少。隨著降雨或水流，周圍陸域環境的有機物和氮、磷等營養成分將被帶入水體，促進水中生物繁衍進一步累積有機物質，湖泊逐漸淤積變淺終至消滅。優養化，原本是湖泊水體的自然現象，但是人爲開發活動，諸如：農耕施肥、生活污水，會加速釋放營養成分到水體中，導致水中的生物（包括藻類、水生植物、魚類）大量繁殖。當水中的生物死亡時，微生物分解這些有機物將會消耗掉溶解在水中的氧氣，衍生腐敗惡臭和水質污濁。水中溶氧量過低，會進一步造成魚類死亡。某些藻類也會釋放毒素，對於飲用水的水質構成威脅。

注2：每回在野外見到小花蔓澤蘭，都覺得礙眼。對付這種投機取巧、到處攀爬蔓延，纏繞扼殺大小樹木的害人精，我習慣隨手抓個一大把，丟到水泥地，讓她給曬成木乃伊。某日在草澤中拔除時，被芒草割傷。沾著鮮血的手指頭，直接用三白草的葉片搓揉。不但立即止血，也消除了疼痛感。